

(台湾) 古龙著

欢乐英雄

古龙武侠小说精品集

四川民族出版社

古龙武侠精品集

欢乐英雄(共三册)

古龙著

发行者/新华书店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3号

登记证/川新登字002号

书号/ISBN7-5409-1058-5 /I · 219

定 价/¥13.5元

印刷者/成都印刷一厂

初 版/1993年2月

印 数/1—30000册

著作权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如有破损或装订错误请寄回本社更换)

金大师的问题

(一)

有种人好像命中注定就是要比别人活得开心的，就算是天大的问题，他也随时都可以放到一边去。

郭大路就是这种人。

是谁替他还的帐？

为什么要替他还帐？

这些问题在他看来，早已不是问题了。

所以他一躺上床，立刻就睡着，一睡就睡到下午，直到王动到他屋里来的时候，他才醒。

王动的行动还不太方便，所以一走进来，就找了个最舒服的地方坐下。

就算他行动方便的时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也都立刻会找个最舒服的地方坐下去的。

无论谁的屋子里，只怕都很少有比床更加舒服的地方。

所以王动就叫郭大路把脚缩起来些，斜倚在他的脚跟。

郭大路就把一个枕头丢了去，让他垫着背，然后才揉着眼睛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王动道：“还早，距离吃晚饭的时候，还有半个多时辰。”

郭大路叹了口气，喃喃道：“其实你应该让我再多睡半个时辰的。”

王动也叹了口气，道：“我只奇怪，你怎么能睡得着？”

郭大路好像更奇怪，睁大了眼睛，道：“我为什么睡不着？”

王动道：“你若是肯动脑筋想想，也许就会睡不着了。”

郭大路道：“有什么好想的？”

王动道：“没有？”

郭大路摇摇头，道：“好像没有。”

王动道：“你已知道是谁替你还的帐？”

郭大路道：“不管是谁替我还的帐，反正帐已经还清了，他们既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我还有什么好想？”

王动道：“你能不能稍微动动脑筋？”

郭大路笑了，道：“能，当然能。”

他果然想了想，才接着道：“最可能替我还帐的人，就是林夫人。”

他们那次遇见林夫人的经过，后来已告诉过王动。

王动道：“林夫人就是你上次说的卫夫人？”

郭大路点点头，道：“她既然知道林太平在这里，当然会派人随时来打听我们的消息，既然知道我们欠了债，当然会派人来还的。”

他接着又道：“可是她不愿让林太平知道她已找到这地方，所以才瞒着我们。”

王动道：“很合理。”

郭大路笑道：“八成是酸梅汤。”

王动道：“为什么是她？”

郭大路道：“我看见她一听到我们欠了帐，立刻就落荒而逃，心里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她本不是这种人。”

王动道：“所以你认为她一定又回去向金大帅借了钱，赶

到前面来替你先把帐还了？”

郭大路道：“不错，因为她本来就喜欢燕七，又怕燕七不肯接受她的好意，所以才故意那样做。”

王动道：“可是她怎么知道你欠了谁家的帐呢？”

郭大路道：“那很容易打听得出，你总该知道，酸梅汤是个多么机灵的女孩子。”

王动慢慢的点了点头道：“也很合理。”

郭大路笑道：“你看，这问题是不是很简单，我不费吹灰之力，随随便便就想出了两个。”

王动道：“莫忘了还有第三个人。”

郭大路道：“这个人一定是……”

说到这里，他忽然说不下去了。

因为他本来想到很多人都有可能，但仔细一想，这些人又都不太可能。

王动道：“骗过你的那些小贼，就算没有把你当温生笨蛋，就算心里很感激你，也不会有这么多钱来替你还帐的。”

郭大路道：“那些人简直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否则我又怎么会大发慈悲？”

王动道：“也不能算上梅汝甲，他被你在肚子上打了一拳，不还你两拳已经够客气的了。”

郭大路苦笑道：“所以我就算被债主逼死，他也不会掉一滴眼泪的。”

王动道：“掉眼泪不但比替人还债方便，也便宜得多。”

郭大路道：“所以这第三个人也绝不可能是他。”

王动道：“非但不可能是他，也绝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人。”

郭大路道：“为什么？”

王动道：“因为别的人就算知道你在这里，也不可能知道你在被人逼债。”

郭大路道：“假如有人听到我们跟催命符和十三把大刀他们决斗的事，知道我们有人受了伤，就赶到这里来呢？”

王动道：“来干什么？”

郭大路道：“也许是赶来看热闹，也许是想赶来帮我们的忙，报我们的恩。”

王动道：“报恩？”

郭大路道：“譬如说，那些红蚂蚁、白蚂蚁，就可能会来报我们的不杀之恩。”

王动终于又点点头，道：“这也很合理。”

郭大路含笑道：“既然很合理，岂非就没有问题了吗？”

王动道：“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

他脸色很严肃，很沉重。

郭大路忍不住道：“真正的问题？什么问题？”

王动道：“既然可能有人赶来看热闹，赶来报恩，就也可能有人赶来找麻烦，赶来报仇。”

郭大路道：“报仇？”

王动道：“你认为我们对那些蚂蚁有不杀之恩，说不定他们却反把我们当仇人呢？你只想到我们放他们走的时候，为什么不会想想我们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

郭大路怔住了。

王动道：“何况，催命符和十三把大刀他们，说不定也有够义气的朋友，听到他们栽在这里，就很可能赶来替他们报仇。”

郭大路叹了口气，道：“很合理。”

王动道：“你虽然没有在江湖中混过，可是我们却不同，无论谁在江湖中混的时候，都难免会在有意无意间得罪些人，这些人若知道我们的行踪，也很可能赶来找我们算一算旧帐。”

郭大路叹了口气，苦笑道：“看来我的脑筋实在不能算很高明。”

王动道：“但这些人还不能算是最大的问题。”

郭大路吓了一跳，道：“这还不算？”

王动道：“最大的问题是，既然已有很多人知道我们的行动，就表示我们不幸已出名了。”

他叹了口气，接着道：“一个人出了名之后，大大小小的麻烦，立刻就会跟着来的。”

郭大路道：“什么麻烦？”

王动道：“各种麻烦，你想都想不到的麻烦。”

郭大路道：“你说几种来听听？”

王动道：“譬如说，有人听说你的武功高，就想来找你较量较量，就算你不肯动手，他们也会想出各种法子逼着你非动手不可。”

郭大路苦笑道：“这点我倒明白。”

王动道：“你明白？”

郭大路叹道：“这就好像我逼着金大帅出手一样，只不过我倒未想到报应会来得这么快。”

王动道：“除了来找你比武较量的人之外，找你来帮忙的也好，找你来解决问题的也好，找你来借路费盘缠的也好，这些人随时随刻会找上门来，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

他又叹了口气，接着道：“一个人若在江湖中成了名，要

想再过一天清静的日子，只怕都不太简单了。”

郭大路也叹了口气，喃喃道：“原来成名也并不是件很愉快的事。”

王动道：“也许只有一种人才觉得成名很愉快。”

郭大路道：“哪种人？”

王动道：“还没有成名的人。”

他忽又叹道：“其实真正有麻烦的人，也许并不是你跟我。”

郭大路道：“你是说，燕七跟林太平？”

王动道：“不错。”

郭大路道：“他们的麻烦为什么会比我们多？”

王动道：“因为他们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

郭大路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声道：“不错，燕七的确有个很大的秘密，他总是不肯告诉我。”

王动道：“你到现在还没有猜出来？”

郭大路道：“你难道已猜出来了？”

王动忽然笑了笑，道：“看来你非但脑筋不太高明，眼睛也……”他忽然停住了口。

有人来了。

郭大路立刻也听到有人走进外面的院子。还不止一个人。

他慢慢的从床上溜下去，慢慢道：“你说的果然不错，果然已有人找上门来了。”

王动只有苦笑。

因为他实在也没有想到，人居然来得这么快。

来的是什么人？

会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二)

来的一共有五个人。

后面的四个人身材都很魁伟，衣着都很华丽，看起来很剽悍，很神气。

可是和前面那个人一比，这四个人简直就变得好像四只小鸡。

其实前面这个人也并不比他们高很多，但却有种说不出的气派，就算站在一万个人里，你还是一眼就会看到他。

这人昂首阔步，顾盼自雄，连门都没有敲就大摇大摆的走进了院子，就好像一个百战而归的将军，回到自己家来似的。

王动当然知道这不是他的家。郭大路也知道。

他本来已准备冲出去的——若有麻烦上门，他总是第一个冲出去。

可是这次他一看到了这个人，就立刻又缩了回来。

王动皱了皱眉，道：“你认得这个人？”

郭大路点点头。

王动：“这人就是金大帅？”

郭大路道：“你也认得他？”

王动道：“不认得。”

郭大路道：“不认得你又怎么知道他是金大帅？”

王动道：“这人若不是金大帅，谁是金大帅？”

郭大路苦笑，道：“不错，他的确很有点大帅的样子。”

金大帅站在院子里，背着双手，四面打量着，忽然后道：“这院子该扫一扫了。”

后面跟着的人立刻躬身道：“是。”

金大帅道：“那边的月季和牡丹都应该浇点水，草地也该剪一剪。”

跟班们道：“是。”

金大帅道：“那边树下的几张藤椅，应该换上石墩子，随便把树枝也修一修。”

跟班们道：“是。”

王动在窗户里看着，忽然问道：“这里究竟是谁的家？”

郭大路道：“你的。”

王动叹了口气，道：“我本来也知道这是我的家，现在却有点糊涂了。”

郭大路忍不住要笑，却又皱起眉，道：“燕七怎么还不去？”

王动道：“也许他跟你一样，看见金大帅，就有点心虚？”

郭大路道：“金大帅又不认得他，他为什么会心虚？”

王动目光闪动，突然问道：“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郭大路道：“什么问题？”

王动道：“燕七打暗器的手法已可算是一流的，接暗器的手法当然也不错。”

郭大路道：“想必不错。”

王动道：“那末他自己为什么不去找金大帅呢？为什么要你去？”

郭大路怔了怔，道：“这……我倒没有想过。”

王动道：“为什么不想？”

郭大路苦笑道：“因为……因为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我就好像觉得是天经地义，应该由我去做的。”

王动看着他，摇摇头，就好像大哥哥在看着自己的小弟弟。

一个被人将糖葫芦骗走了的小弟弟。

郭大路想了想，才又道：“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不去找金大帅，就因为生怕金大帅会认出他来？”

王动道：“你说呢？”

郭大路还没有说出话，突听金大帅沉声喝道：“是什么人鬼鬼祟祟躲在屋子里嘀咕，还不快出来。”

王动又看了郭大路一眼，终于慢慢的推开门走出去。郭大路既然不肯动，他就只有动了。

金大帅瞪着他，道：“你躲在里面嘀咕些什么？”

王动淡淡道：“我根本不必躲，你也管不着我在嘀咕些什么。”

金大帅沉声道：“你是什么人？”

王动道：“我就是这地方的主人，我高兴坐在那里，高兴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他笑了笑，淡淡道：“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就算高兴脱了裤子放屁，别人也管不着。”

他平常说话本没有如此刻薄的，现在却好像故意要杀一杀金大帅的威风。

谁知金大帅反而笑了，上上下下看了他几眼，笑道：“这人果然像是个姓王的。”

王动道：“我并不是像姓王的，我本来就是个性王的。”

金大帅道：“看来你只怕就是王老大的儿子？”

王动道：“王老大？”

金大帅说道：“王老大就是王潜石，也就是你的老子。”

王动反倒怔住了。

王潜石的确是他父亲，他当然知道他父亲的名字。

但别人知道王潜石这名字的却很少。

大多数人都只知道王老先生的号——王逸齐。

知道王潜石这名字的人，当然是王潜石的故交。

王动的态度立刻变了，变得客气得多，试探着问道：“阁下认得家父？”

金大帅也不回答他的话，却大步走上了回廊。

郭大路这屋子的门是开着的。

金大帅就昂然走了进来，大马金刀，往椅子上一坐，就坐在郭大路的面前。

郭大路只有勉强笑了笑，道：“你好？”

金大帅道：“嗯，还好，总算还没有被人气死。”

郭大路干咳了几声，道：“你是在找我的？”

金大帅道：“我为什么要来找你？”

郭大路怔了怔，道：“那末，大帅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呢？”

金大帅道：“我难道不能来？”

郭大路笑道：“能，当然能。”

金大帅冷冷道：“告诉你，我到这里来的时候，你只怕还没有生出来。”

这人肚子里，好像装了一肚子火气来的。

郭大路并不是怕他，只不过实在觉得有点心虚。

无论如何，他做的那手实在令人服贴，那教训也没有错。郭大路既然没有别的法子对付他，只好溜了。

谁知金大帅的眼睛还真尖，他的脚刚动，金大帅就喝道：“站住！”

郭大路只有陪笑道：“你既然不是来找我的，要我留在这里干什么？”

金大帅道：“我有话问你。”

郭大路叹了口气，道：“好，问吧！”

金大帅道：“你们晚上吃什么？”

他问的居然是这么样一个问题。

郭大路忍不住笑道：“我刚才嗅到红烧肉的味道，大概吃的是竹筍烧肉。”

金大帅道：“好，快开饭，我饿了。”

郭大路又怔住。

现在他也有点弄不清谁是这地方的主人了。

金大帅又喝道：“叫你开饭，你还站在这里发什么呆？”

郭大路看看王动。

王动却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

郭大路只有叹息着，喃喃道：“是该开饭了，我也饿得要命。”

饭开上桌，果然有竹筍烧肉。

金大帅也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在上座上。

王动和郭大路就只有打横相陪。

金大帅刚举起筷子，忽然又问道：“还有别的人呢？为什么不来吃饭？”

郭大路道：“有两个人病了，只能喝粥。”

金大帅道：“还有个没病的呢？”

这地方的事，他知道得倒还真清楚。

郭大路支吾着，苦笑道：“好像在厨房里。”

燕七的确在厨房里。

他不肯出来，因为：“太脏，所以不想见人。”

既然他这么说，郭大路就只能听着，因为若再问下去，燕七就会瞪眼睛。

燕七一瞪眼睛，郭大路就软了。

金大帅道：“他又不是厨子，为什么躲在厨房？”

郭大路叹了口气，道：“好，我去叫他。”

谁知他刚站起，燕七已垂着头走了进来，好像本就躲在门口偷听。

金大帅上上下下看了他两眼道：“坐。”

燕七居然就真的垂着头坐下——这人今天好像也变乖了。

金大帅道：“好，吃吧。”

他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一下子就把桌上的菜扫空了。郭大路他们几乎连伸筷子的机会都很少。

碟子底全都朝了天之后，金大帅才放下筷子，一双虎虎有威的眼睛，从王动看到郭大路，从郭大路看到燕七，忽然道：“你们去打我的主意，主意是谁出的？”

燕七垂着头，道：“我。”

金大帅道：“哼，我就知道是你。”

燕七的头垂得更低。

金大帅目光转向郭大路，道：“你能接得住我五发连珠弹，

这种手法江湖中已少见得很。”

郭大路忍不住笑了笑，道：“还过得去。”

金大帅道：“这手法是谁教给你的？”

王动道：“我。”

金大帅道：“哼，我就知道是你。”

王动忍不住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金大帅道：“我不但知道他是你教的，也知道你是谁教的。”

王动道：“哦？”

金大帅突然沉下了脸，道：“你父亲教给你这手法时，还告诉了你些什么话？”

王动道：“什么话都没有。”

金大帅道：“怎么会没有？”

王动道：“因为这手法不是他老人家传授的。”

金大帅厉声道：“你说谎。”

王动也沉下了脸，冷冷道：“你可以听到我说各种话，却绝不会听到我说谎。”

金大帅盯着他，过了很久，才问道：“若不是你父亲教的？是谁教的？”

王动道：“我也不知道是谁。”

金大帅道：“你怎会不知道？”

王动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金大帅又开始盯着他，又过了很久，霍然长身而起，道：“你跟我出去。”

他大步走到院子里。王动也慢慢的跟了出去——这个人今天好像也变得有点奇怪。

郭大路叹了口气，悄悄道：“我现在才知道这位大帅是来干什么的了。”

燕七道：“哦？”

郭大路道：“我破了他的连珠弹，他心里一定很不服气，所以还想找教我的人比划比划。”

他嘴里说着话，人也站了起来。

燕七道：“你想干什么？”

郭大路道：“王老大腿上的伤还没有好，我怎么能看着他……”

燕七打断他的话，冷冷道：“你最好还是坐着。”

郭大路道：“为什么？”

燕七道：“你难道还看不出，他来找的是王动，不是你？”

郭大路道：“可是王动的腿……”

燕七道：“要接他的连珠弹，并不是用腿的。”

夜色清朗。

金大帅看着王动走过来，忽然皱了皱眉，道：“你的腿？……”

王动冷冷道：“我很少用腿接暗器，我还有手。”

金大帅道：“好！”

他忽然伸出手。立刻就有人捧上了金弓革囊。

金大帅一把抄过金弓。

就在这一刹那，突然间，满天金光闪动。

谁也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

郭大路倒抽了口凉气，道：“这次他出手怎么比上次还要快得多？”

燕七淡淡道：“也许他不想替你买棺材。”

郭大路道：“他既然不肯用杀手对付我，为什么要用杀对付王动？难道他和王动有仇？”

这问题连燕七也回答不出了。

他虽已看出金大帅这次来，必定有个很奇怪的目的，却还是猜不出这目的是什么？

就在郭大路替王动担心的时候，忽然间，满天金光全不见了。

王动还是好好的站着，手上两只网里已装满了金弹子。谁也没看清他用的是什么手法，甚至根本没看清他出手。郭大路又叹了口气，喃喃道：“原来他手法也比我高明得多。”

燕七道：“这手法绝不是一天练出来的，你凭什么能在一天里就能全学会，难道你以为你真是天才？”

郭大路道：“无论如何，这手法的诀窍我总已懂得了。”

燕七道：“那只不过因为师傅教得好。”

郭大路笑道：“师傅当然好，但徒弟总算也不错，否则岂非也早就进了棺材？”

燕七看着他，忽也叹了口气，道：“你几时若能把这吹牛的毛病改掉，我就……”

郭大路道：“就怎么？是不是就把你那秘密告诉我？”

燕七忽然不说话了。

他们说了十来句话，金大帅还是在院子里站着。

王动也站着。

两个人我看着你，你看着我。

又过了半天，金大帅忽然将手里的金弓往地上一甩，大